

大地震前,我们对诸多预兆是否太大意?

5月12日中午两点半左右,大半个中国的人都惊惶失措地在同一时刻往楼下跑。此刻的他们还没有意识到,一场可怕的天灾降临了,我们这些活着的人这辈子都没遇到过震级如此高的地震。全国各地乃至世界一些国家地震预测机构从这一刻起迅速忙碌起来收集数据,不断修正地震级别。

撰写此文时地震发生还不到三个小时,震中汶川的人员伤亡、财产受损情况没有报道,记者们可能还在赶赴灾区的飞机上。我们只能一边在网上关注最新消息,一边祈祷天佑我中华。有人质疑,为何没有地震预报?众所周知,目前的地震预测能力还不可能每次地震前作出预警,科技还没有让我们躲过这场灾难的水准。我们毫无防备,天灾突如其来。这不是人为失误。

但是,我们可能过份依赖科技了。大地震之前的种种自然界预兆

很可能早已在提醒我们,但被我们掉以轻心所忽视。古老的经验告诉我们,地震前会发生一些前兆,譬如动物反常、地下水异常、天气变化异常等,此类经验已被广泛认可并写入了教科书。那么,当这些大自然奇异现象发生时,从事地震预测的人为何不能提高警惕?

因为蟾蜍繁殖季节,爆发大量幼蟾上岸迁移,与天灾无关,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还会为当地减少蚊虫。村里的老人活这么老都没见过此等现象,但专家却说这是正常现象,证明绵竹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大自然的警告让这些专家忽略并曲解。这甚至已是一种实质上的

4月26日早上7时,湖北恩施市白果乡下村坝村直径约百米、水深数十米、常年不干的观音塘约8万立方米的蓄水5小时内全部消失,水面突然出现漩涡,并伴有轰鸣声。村民盼专家解谜,至今没有听到任何解释。

现在已不再需要专家解释了。5月12日的汶川特大地震或许已替他们作出解释。但如此的解释方式让人欲哭无泪,大自然又一次嘲弄了我们的愚蠢与粗心大意。动物反常、地下水异常这些高度吻合古老地震预测经验的大自然奇异现象发生时,却无一人敢提醒,这是地震预兆,大家要提高警惕。或许出于安稳人心,或许出于“相信科学,破除迷信”,或许多年的平安让我们失去应有的防范意识,大自然再次的提醒与警告,我们却彻底地对此失去领会能力,以至毫无防备意识之下遭此特大天灾。这到底是科学的局限,还是我们智慧的悲哀?

或许出于“相信科学,破除迷信”,或许多年的平安让我们失去应有的防范意识,大自然再次的提醒与警告,我们却彻底地对此失去领会能力。

《华西都市报》5月10日报道,四川绵竹市西南镇檀木村出现大规模蟾蜍迁徙,数十万蟾蜍走上马路。绵竹离汶川只有几十公里。绵竹在此次地震中心范围之内。村民表示担忧:“这种现象是不是啥子天灾的预兆哟?”但绵竹市林业局接报赶到现场后却解释说,这是

误导。不仅是四川。5月4日,江苏江都市武坚镇新楼村约数百万只蟾蜍在该村刘埭闸附近集会。5月9日,江苏泰州市市区的东风大桥上突然出现数万只小蟾蜍迁徙。5月11日,江苏常熟古里镇珠泾苑数万小蟾蜍迁徙。

何以解套,唯有运气?

据说,已成为马路最大公害之一的套牌车,有“蒙面杀手”的形象比喻。那么,曾多次收到异地违章罚单的黄小姐,显然是被“骨灰级”的“蒙面杀手”给套住了:据《新快报》报道,前天中午,来广州探友的她意外地在建设三马路发现了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套牌车。两辆蓝色轿车竟是同一个型号、同一种颜色、同一个车牌号。

不得不说不,这位车主运气实在太好了。可说到底,运气这种东西是虚无缥缈不太牢靠的,意外解套的惊喜可遇而不可求。更多被套牌的苦主,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摆脱降临到身上的“无妄之灾”。视野所及,最近自力救济、成功解套的事例,发生在深圳:“黑的士”在龙岗一个月闯了26次红灯,还遭投诉使用假钞,被套牌出租车司机蹲守一周截获套牌车。

而更多的“套中人”,却只能一边仓惶地奔走,或蹲守、或悬

赏,一边还得求神拜佛,祈求套牌者犯下的事不会转嫁到自个头上。个中事例,不胜枚举。解套的过程可能各有各的不同,解套之前的憋屈心情,却是相似的:明明自己才是受害人,却得天天跑着找执法部门诉说自己是无辜的,真正违法违规的人却躲在一旁捂着嘴偷笑。那种祥林嫂似的哀怨和苦楚,实不足为外人道。

这种自行解套的努力,同时也是公力救济的尴尬。道理很朴素也很简单:如果每个被套牌的车主,都只能通过自力救济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否反衬公力救济的缺位和失效?

美国号称“车轮上的国家”,但探询美国的汽车文化,套牌车显然不是个中发达的一环。除了推广电子车牌的技术因素跟进,对付那些“穿着别人的衣服,戴着别人的面具”的“蒙面杀手”,还有没有其它克制妙法呢?

已经有专业人士指出,对于

没有交通肇事和违章责任的套牌者,只进行罚款、罚分的处罚,的确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作出的行政处罚。但如此低廉的违法成本,是否与社会危害程度相适应?“拘留”这种行政处罚措施,是否可适用于对套牌车的查处?对于这种设问,俺这个法律门外汉只想补充一个相关例证:去年深圳曾查扣一辆悬挂“京O?A71××”的“最牛套牌车”,车主被拘留15天。全国人大车辆号牌的耀眼标签是很难剔除的,那么在是否援引《治安管理处罚法》上,也得先排除“看人下菜碟”的嫌疑。

这辆车“套”得这么专业,这么有技术含量,也实在很难不让人心里嘀咕:车型、颜色等等资料,涉嫌套牌者是怎样把它给弄到手的呢?不好说相关部门是否与资料外泄脱不了干系,但车主的脑海里,肯定会有疑似“内鬼”在影影绰绰。

一语惊人

“把第一次留给自己最爱的人”

“俺们啥法儿都想了,真的是‘黔驴技穷’了”

——沈阳开发商促销卖房时送毛驴给购房者。
出处:《沈阳晚报》

“下的是政治结论,而不是技术结论”

——阜阳“白宫”举报人死亡鉴定书遭专家质疑。
出处:《中国青年报》

“把第一次留给自己最爱的人”

——郑州大学生宣传拒绝婚前性行为,街头征签名。
出处:《郑州晚报》

“它是一种犯罪”

——北京学者胡星斗谈“高考移民”被取消高考事件。
出处:中国网

“他拽倒我,骑在我身上打”

——南京女商贩称被城管队长骑在身上暴打。
出处:《现代快报》

“越南劳动力成本只有内地十分之一”

——港企大规模组团考察柬埔寨,呈现逃离内地苗头。
出处:《北京晨报》

“默克尔是希特勒和法西斯的政治后裔”

——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批评德国总理。
出处:《中国日报》

樵桦辑

“女市长魅力榜”并非公信问题

很多人都严厉批评新近流传的“中国女市长魅力榜”,我则是不以为然。说实话,对中国女性官员的魅力发表点看法是很困难的事情。虽然“女市长魅力榜”中,广东省有多位女市长名列其中,但我对她们的了解远不及万里之外的希拉里多。稍稍关注一下国际新闻,我便能轻易知道这个美国女人每天在干些什么,说些什么。通过这些,我对她的个性多少有些了解,虽然她对我来讲谈不上魅力,但可以肯定,她的个性,对于很多人而言,还是颇具魅力的。

而本省的这些女市长,虽然我也偶尔在本地报纸新闻中看到她们,但那些报道,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对于全国成百上千个女市长同样适用,很难在这些报道中对女市长们有什么深刻印象,魅

力自然也就谈不上了。

我并不认为,最近主持评选“中国女市长魅力榜”的中国品牌研究院和资格网对女市长们的了解比我多多少。因此这次所谓的魅力评选注定会沦为一次“以貌取人”的活动,也注定这个排行榜不受人待见。

现在的问题不是女市长们有没有魅力的问题,而是老百姓无从知晓女市长们有没有魅力的问题。比如说,我看了电视连续剧《任长霞》,就感觉任长霞是个非常有魅力的官员。不仅外面形象不错,说话做事有个性,更在于她时时处处事事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办好事实事。但全国这么多女官员,拍成电视剧的不多。因此对她们的了解只能是新闻报道,无非就是讲个话,做个指示,

还有就是履新的时候看看她们的简历,所知实在是有限得很。主流渠道的消息不多,作为补充,市井传言就不可避免地蔓延开来。在有限的新闻报道和无限的地下传言之上,建立起来的只能是一种含混不清的形象,那里还谈得上魅力。无论对于市长还是对于市民,这都是一件十分悲哀的事。

所以,“中国女市长魅力榜”有失公信,实在不值得大惊小怪。百姓无法对自己的父母官有充分的了解,难免会让一些社会机构作出说服力苍白的的评价。不过,在中国目前这种政治文化中,评选真正有公信力的“女市长魅力榜”还是件相当奢侈的事。无论是对于女市长、男市长,还是其他官员,公众急于而且应该知情的,绝不仅仅在于“魅力”。

人民生活的加法与减法

眼下,抱怨生活质量下降的市民为数不少。原因与那神秘莫测的“CPI”固然关系重大,但很显然,CPI这玩意儿并非生活的全部。譬如,市民在赶路时,在呼吸空气时,在欣赏风景时,CPI基本都会离得远远的。

近年,广州市民在赶路时,明显感觉到的士减少了。当然,这只是错觉,原因是人们打的时老看不到空车的身影,抱怨出行质量下降的声音当然会比较。不过别担心这声音政府没有听到,“广州近期将增加一批的士缓解出行难”(《信息时报》5月12日)就是政府的积极回答。新闻说,去年10月,为缓解“打的难”,交警部门已投放700辆的士了。这表明,为避免市民出行质量下降,政府一直都在想办法做加法题。只是,这加法并不像小学算术那样可口算,对于一个交通拥堵较严重的城市,一味考虑在车辆上做加法,仍会面临市民出行质量下降的风险——车满为患会导致路难行啊!因此,政府在车辆问题上也要考虑做减法题——限制私家车与政府公车的增长,更多地让路于公共交通。

在吃饭问题上,关于“铁路抢运东北粮,南方粮价始回落”(《南方日报》5月12日),绝对是一个不掺任何杂质的好消息。它进一步表明,增加粮食供应是减低粮价的一个好办法。不过,这事儿还是让我产生了这样的隐忧:南方人吃粮倚赖北方供应,有些愚啊!为什么北方的土地可以大量生产粮食,南方的土地只是大量地出产工业品?如果工业发展,城乡一体化在北方也同样普及开来,将会是怎样的结果?

在广州小学招生工作进行时,广东省有关部门发布了一个数据:“244万外来子女在粤读书,比2003年增长近一倍”(《南方日报》5月9日)。增加这么多教育资源,当然表现了政府的开放兼开明,但对于“暂住”多年,甚至准备在当地“暂住”一辈子的外来务工者来说,数据传递出的实惠确实太抽象了。其实,要想解决教育资源的紧缺与平衡,政府应当当加法一起做——增加学位同时,将那传说中的“省一级”、“市一级”字眼全面删除为妙。校与校之间不平等,增加再多的学校也会闹“资源紧张”。

虽然,被股市套牢的人是值得同情的,但“深圳部分贷款炒房者被套牢,月供二三十万”(中央电视台5月11日)这一新闻中的炒房者,却不大可能得到同情。他们的炒楼成本因深圳房价持续下跌而大幅增加的现实,意味着深圳市普通市民购买房屋的信心指数大增。

最后再读一则“专家建议广州多种木棉树,随处见可增加自豪感”(《信息时报》5月12日)的新闻。无疑,那是个好建议。会不会增加市民自豪感我不能确定,但作为以红棉花为市花的广州市,不该让市民欣赏红棉芳容同欣赏黄山迎客松一样难。又毕竟,观赏特色风景也是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